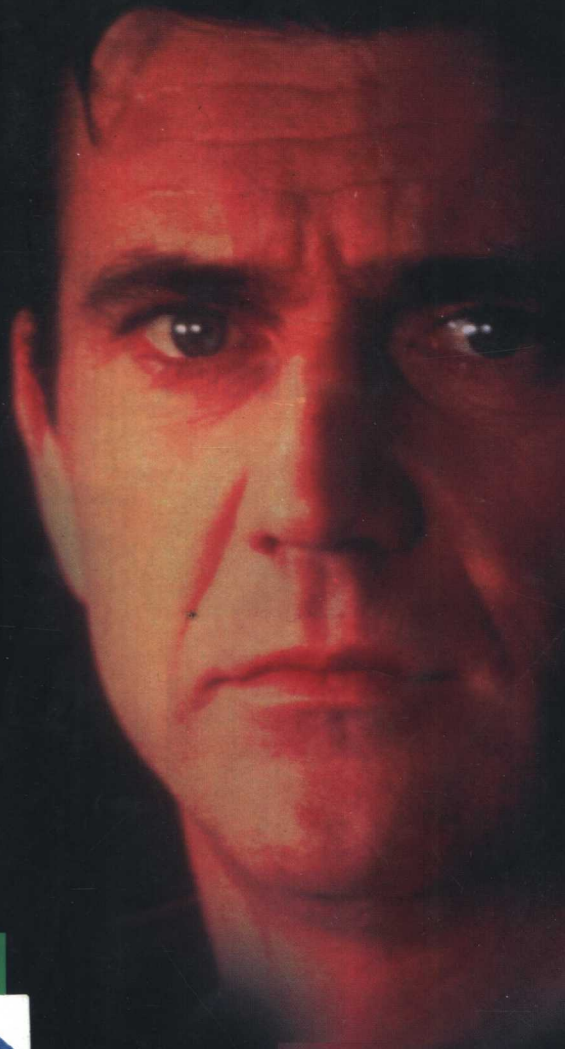


BY SYDNEY SHELDON \ YILIN PRESS



裸面

The Naked Face

译林出版社

[美国] 西德尼·谢尔顿 著 何曾楣 张宏芳 李建民 译



裸面

THE NAKED FACE

[美国]西德尼·谢尔顿 著 何曾楣 张宏芳 李建民 译

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



L012821

图书专用章

1282107



译林出版社

版 权 声 明

经作者和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授权，
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

- 丛 书 名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
书 名 裸面
The Naked Face
作 者 [美国]西德尼·谢尔顿
Sidney Sheldon
译 者 何曾楣 张宏芳 李建民
责任编辑 竺祖慈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(南京中央路 165 号)
印 刷 南通韬奋印刷厂(地址:南大街)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6.125
插 页 2
字 数 146 千
版 次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4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—80567—426—4/I·210
定 价 9.00 元

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—

纽约上空阴霾密布。上午十点五十分，开始飘雪花，鹅毛大雪纷纷扬扬，顿时把个纽约团团裹住。曼哈顿的街道已结冰，僵硬溜滑；柔软的雪花飘落到地面，被行人踩成了雪浆。刺骨的寒风驱赶着为圣诞节采购的人群，催他们快快回家。

在莱辛顿大街熙来攘往的人群中，只见一个身披黄色雨衣的瘦子，不紧不慢地走着，不像其他行人那么急急忙忙赶路。他昂着头往前走，被别人撞到身上，好像没感觉到似的。受了一辈子的苦难，他终于解脱了，自由了，他正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回到家他要对玛丽说：苦海有边，回头是岸；新的人生，从今开始。过去就像一场噩梦，他已彻底埋葬过去；前途充满光明和希望。他边走边想，玛丽该多么高兴，简直一派喜气洋洋。当他走到五十九街拐角，交通灯正渐渐由黄变红。虽然心里非常着急，恨不得它马上变成绿灯，但只能同其他行人一样站住。离他几英尺的地方，一个救世军扮成圣诞老人，向过往行人募捐。瘦子把手伸进口袋，抓了些硬币，放在救世军跟前的壶里，算是对命运之神的献礼吧。就在这时，忽然有人在他背上猛击一掌，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打得他晃晃悠悠，晕头转向。他以为是个醉汉向自己表示亲热哩。

说不定是布鲁斯·包德，这家伙力大如牛，却不知道轻重，习惯于小孩那样动手伤人。再一想，已一年多没见布鲁斯了。正要扭头去看击他一猛掌的人，只觉得双膝发软，身不由主地倒在人行道上。这一幕像放慢镜头电影，他站在远处看得十分真切。背部被击的地方先隐隐作痛，随后四下扩散，不一会儿，呼吸困难，贴在冰冷的人行道上的脸颊开始麻木了，却仍意识到无数只脚从他脸旁闪过。他知道不能躺在那里。他张开嘴巴请求过路人帮忙，

这时一股殷红的鲜血从嘴里涌出，流到正在融化的雪中，横过人行道流入阴沟。他只是呆呆地、困惑地望着眼前的一切。虽然痛得更厉害了，他倒并不在意，因为他突然想起自己获得自由了，正要向亲人玛丽报告这个好消息。他轻轻地合上眼，静静地躺着。雪片夹着雨点，冰凉冰凉，但他已什么都感觉不到了。

二

卡罗琳·罗伯茨听到接待室的门开关的声音，也听到有人进来的声音，没等她抬头，已意识到来者是何许人。一共两人，一个四十多岁，女里女气的大块头，身高六英尺三，浑身肌肉发达，一个硕大的脑袋，一双深陷的蓝眼睛，一张毫无表情的嘴；另一个比较年轻，五官端正，眉清目秀，一副机灵鬼的样子，特别是那双棕色的眼睛显得额外机敏、警觉。这两人长相完全不同，可是对卡罗琳来说，他们好像是一模一样的孪生兄弟。

卡罗琳一下子就明白这两人是警察。当他们朝她走近时，她只觉得腋下汗水直流。出了什么事？她竭力搜索自己的记忆，有什么把柄会落在人家手里？会不会切克捅娄子？不会呀。那天晚上他在自己住所向她求婚，并且保证与坏人一刀两断。这六个月他再没有同那伙人交往，一直安分守己，规规矩矩，倒也太平。

难道是自己的弟弟萨米出了问题？可是，他在空军服役，人在海外呀。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，也绝不会差遣这两位老哥们向她报信。不对，这两人是来抓她的。她手提包里有大麻，准是那个多嘴多舌的家伙到处瞎嚷嚷，传到了有关部门，但为什么来一对呢？卡罗琳给自己鼓气，她已不再是当年任凭摆布的哈莱姆黑娼妓了，那种日子已成为历史，现在她是国内最有声望的精神分析学家的工作人员。尽管给自己打气，那两人走近时，她仍不免惊慌失措。多年来东躲西藏、忍气吞声的生活已在她心灵上打下烙印，那些年头，白人随时可以破门而入，抓走黑人；那些年头，她住在又挤又脏的公寓楼里，目睹了多少暴行、惨剧。

她内心翻江倒海，脸上却不露声色。在两个警员眼里，她年轻、动人，米色衣裙款式入时，做工讲究，与她黄褐的肤色倒也协调。她冷冷地问：“二位有何贵干？”

年长的警员名叫安德鲁·麦格里维。他那老练的目光已注意到她腋下不断扩散的汗渍，并且立即自动记录在脑海里，这个情况将来有用哩。鼎鼎大名的杰德医生雇用的工作人员竟然如此紧张。麦格里维掏出皮夹，亮出证件，自我介绍：“本人是十九警局的警员麦格里维。”用手朝他的同事一比划，说道：“警员安吉利。我俩是刑警部派来的。”

发生了人命案？卡罗琳胳膊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。切克！一定是切克杀了人！他不守信用，说话不算数，又跟那些狐朋狗友混在一起，而且还抢劫了银行，杀了人，或者被人杀了？眼前这两人是不是来报凶情的？想着想着，她意识到汗渍在扩大。卡罗琳跟麦格里维之辈打了多年交道，已不必介绍，彼此一眼就认出对方了。

“我们要见杰德·史蒂文斯医生，”年轻的警员说，声音温文尔雅，跟长相正好吻合。这时她才注意到他手里拿着个小包，用黄牛皮纸裹着，外面还用细线捆住。她立刻明白了，原来这两位光临不是为切克，也不是为萨米，也不是为大麻。

“对不起，”她稍稍松了口气。“医生正在跟病人谈话。”

“谈话不会很长吧？”麦格里维说。“我们要问他一些情况。”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，接着才往下说。“我们可以在这儿谈，也可以到警察局谈。”

卡罗琳瞧着这两位不速之客，大惑不解。他们找史蒂文斯医生有什么事呢？刑警部同医生有什么瓜葛呢？随警方瞎乱猜好了，史蒂文斯医生从没有干过坏事。对医生的为人，卡罗琳最清楚了。他们相互认识已四年。四年前那一晚法庭上的情景，恍如昨日，历历在目……

时间是凌晨三点，审判室的灯光照得在场的人脸色苍白，都像病人似的。房子年久失修，破旧不堪，空气里弥漫着霉味和恐怖。

卡罗琳真倒霉，坐在法官席上的又是墨非法官。两星期前她被墨非法官审问过，因念其初犯，判了缓刑。其实，她已不是初犯了，只是第一次被抓获。现在她再次被抓获，心想法官一定要从严发落她。

正这么想着，前面那宗案子差不多审理完了。一个身材高大、神态安详的男子正在同法官交谈。卡罗琳知道这男子是被告的辩护律师，那被告是个胖子，戴着手铐，浑身直哆嗦。卡罗琳心想那大胖子运气好，有人替他说话，而这位律师气宇不凡，镇定自若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可是谁为她辩护呢？

过了一会儿，卡罗琳听到叫自己的名字，便站起来，双手紧紧抱住膝盖，不使它们发抖。法警从后面轻轻推了她一下，让她靠近法官席，同时，书记员把案件记录递给法官。

墨非法官看了一眼卡罗琳，然后把目光移到跟前的案件记录上：“卡罗琳·罗伯茨。街头拉客，漂泊流浪，私藏大麻，拒捕。”

拒捕，真是胡扯。实际情形是这样的：抓她的警察使劲推她，惹急了，她就乱踢一气，正巧踢中那家伙的要害部位。无论怎么说，她是美国公民，不该对公民这么粗暴呀。

“卡罗琳，几星期之前你进来过，对不对？”

“有这么回事儿，先生。”

“当时我判你缓刑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今年多大？”

她没料到会问年龄。“十六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祝我生日快乐吧！”说完她就失声痛哭起来。

那个身材高大、神态安详的男子站在桌旁正收拾文件，往公文包里放，听到卡罗琳的哭声，抬头朝她看了看，然后对墨非法官小声说了几句。

法官宣布暂时休会。他和那男子一同走进议事室。过了一刻

钟，法警押着卡罗琳来议事室，那个文静的男子正跟法官说着话，态度十分认真、诚挚。

“算你走运，卡罗琳，”墨非法官说。“本官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把你交给史蒂文斯医生监管。”

原来这人不是辩护律师，而是医生。当然，卡罗琳才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哩，她一心只想快点离开这臭气熏天的审判室，别让人识破她撒谎，说今天是她的生日。

史蒂文斯医生开车回住所，一路上同卡罗琳闲聊，问一些无需回答的问题，这样使她慢慢恢复平静，振作起来，好好考虑考虑自己的处境，想想今后怎么做人。不知不觉汽车停在一幢现代化的公寓楼前，这是第七十一街，面临东河。楼里有一个看门的和开电梯的。他们都跟医生打招呼，神态自若，泰然处之，那种样子好像这位医生每天凌晨三点都带个女人回家，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。

卡罗琳活到这么大，还没进过高级公寓。在她看来，这位医生的住所简直像人间天堂。起居室的墙壁雪白，两个低矮的长沙发罩着暗色的粗花呢布，长沙发之间是一个巨大的方形咖啡茶几，厚厚的玻璃板上摊着一副大棋盘，棋子雕刻精致，图案是威尼斯情调的。墙上挂着现代派的画。室内有一架闭路电视监视器，可以看到门口的动静。起居室的一角有个茶色玻璃的餐柜，架子上玻璃杯，水瓶，琳琅满目。卡罗琳从窗口望出去，只见东河上来来往往的小船，好像玩具似的。

“每次开庭总叫我肚子饿得慌，”杰德说道。“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得为你庆祝庆祝呀！咱们做顿晚餐吧。”说着，他把卡罗琳带到厨房，卡罗琳瞧他熟练地做墨西哥式煎蛋饼，炸土豆片，烤玉米饼，拌色拉，煮咖啡。一切就绪。医生开腔：“单身汉有单身汉的好处，什么时候想吃就自己动手做来吃。”

听了这番话，卡罗琳才明白这位医生是条光棍，没有妻室拖

累，只要用点心计，今后吃穿就不用发愁了。她狼吞虎咽，不多一会儿就吃完了。杰德把她领到客房。这间卧室以蓝色为主，墙壁、天花板一律天蓝色，连双人床的床罩也是蓝格子的。靠墙放着一张西班牙式的梳妆台，深色的木料，配上黄铜装饰，显得古色古香，端庄素雅。

“今晚你就睡在这里，”杰德对卡罗琳说。“回头给你找一套睡衣睡裤。”

卡罗琳环视室内的摆设，心中暗喜：“时来运转，今番碰上了这位财神爷，决不能放过他。”

她脱下衣服，享受了半个小时淋浴，然后用大浴巾把身子围上，走出浴室，只见床上已放着一套睡衣睡裤。她会意地纵声大笑起来，随手扯下浴巾，光着屁股，信步走进起居室，可是里边没人。移步到通向书房的门口，往里一瞧，见医生正坐在一张又大又舒适的书桌旁，桌上亮着一盏老式台灯。屋子里堆满了书，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。她轻轻走到他后面，搂住脖子就亲吻起来，并在他耳边低语：“咱们开始玩吧，我的好人儿。你这么逗我，真叫我受不了。”说着把身子紧紧贴着杰德。“还等什么呀？快来哟，动手吧！不然，就不跟你玩了。”

杰德用他深沉的灰眼睛凝视她，语气温和地说：“难道你还没吃够苦头吗？你生为黑人，这个由不得你，谁也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，但是你年纪轻轻，为什么非要吸毒，当妓女呢？”

卡罗琳瞪大眼睛，呆呆地望着面前这个男子，以为自己说错了话；也许对方没有准备好，到时候自然会发作，寻找快乐；也许这是牧师式的人物，先要祈祷，愿上帝保佑黑女，拯救她的灵魂，然后才能向她求欢。她决定再试一次，把手伸到他的大腿之间，一边抚摸，一边耳语：“来吧，宝贝，爱我吧！”

杰德轻轻地把卡罗琳的手挪开，让她在一张扶手椅中坐好。这下子她茫然不知所措了。他不像是同性恋者，对异性却无动于衷，

坐怀不乱，真是不可思议，但这个年头谁能看得准呢？她决定再作一次尝试，说道：“我的好人儿，爱打哪儿开始？我一定乖乖听你的，准保你舒服，管保你满意。”

“好吧，”他说。“咱们聊聊吧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——谈谈？”

“对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于是他和她谈开了，谈了个通宵。在卡罗琳的一生中，那是最奇妙的夜谈。医生谈锋很健，从一个话题到另一个话题，真可谓无所不问，无话不谈。他问她对越战的看法，对黑人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区的看法，对学生暴乱的看法。每次当她以为已领会他真正用意的时候，他便转话题；有些话题是她闻所未闻的，而有些话题则是她非常熟悉的，甚至可以专家自居的。几个月之后，夜阑人静时，她常常不能入睡，重温那夜的谈话，想要追忆起使她幡然悔悟的话语，不过始终没有找到，最后她明白医生并没有魔法，也没有神力，他的方法很简单：同她促膝谈心，把她当人，一个和他完全平等的人，尊重她的想法和见解，尊重她的情绪和感情。

那天夜里，在谈话过程中，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赤条条一丝不挂，就赶紧走进自己房里，穿上睡衣睡裤。他随后也进了房，在她床边坐下，接着又谈了很久，谈到毛泽东，谈到呼拉圈舞，谈到避孕药、婚前同居、婚外同居等等。卡罗琳也向杰德讲了许多心里话。谈着谈着她肚子空了，人也困了，最后睡着了。好像做了一次大手术，把她体内的毒素全部清除出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吃过早点，医生给她一百元。她迟疑了一下，没有接钱，却说：“我撒谎，今天不是我的生日。”

医生笑了。“我知道不是你的生日，我不会向法官告发的。”忽然他的语调变了。“你拿着这钱，离开这儿，只要你不冉捅娄子，警察不会找你麻烦的。”他停顿一下，接着说：“我正需要一名工

作人员，接待病人，你是非常合适的人选。”

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“医生，你在开玩笑吧。我一不会速记，二不会打字。”

“噢，这个好办，你再去上学，就能学会了。”

卡罗琳看着医生，激动地说：“我连做梦也没想到，真是太好了。”拿着医生给的钱，她蹦蹦跳跳出了公寓楼，回到哈莱姆区。渔翁杂货店门口有几个年轻人在闲逛，她举起钞票向这些人晃了晃，心想这点钱够她一个星期吃喝玩乐了。

她走进杂货店，一切都是老样子，好像她从没有离开过似的，眼前是一张张愁苦的、忿懑的脸孔，耳边响着怨恨沮丧的唠叨。她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环境，心中却念念不忘医生的公寓，简直是天壤之别，差别倒不在于家具，而在于气氛，那里的一切都干干净净，安安静静，就像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小岛。医生主动给了她去那小岛的通行证。其实她不妨一试，反正没有什么损失，再说也好玩，逗逗乐，证明医生判断失误，她虽有通行证，却到不了小岛。

卡罗琳报考夜校被录取了，这对她来讲真是意想不到的事，一夜之间梦想变成了现实。她告别了多年的住房，告别了锈迹斑斑的洗手池，告别了破破烂烂的抽水马桶，也告别了高低不平的吊床。在吊床上她做过多少美梦呀！在梦境里她是大美人，到过巴黎、伦敦、罗马，所到之处都有达官贵人、公子王孙死命追她，甚至把她压在下面，逼她成全好事。醒来才知一场空欢喜，只盼梦中再相会。

她告别了昨天，开始学生生活。医生替她付学费，还给她生活费、零用钱。她发愤图强，努力学习，以优异成绩中学毕业。医生出席了毕业典礼，他的灰眼睛闪烁着骄傲。她感到自豪，有人信任她，寄希望于她，而她没有辜负这番好意。毕业后她白天在一家店里工作，晚间上文书班。学完文书班，她便到史蒂文斯医

生那里任职，慢慢积攒了一笔钱，买了一套房间。

光阴易逝，转眼四年过去了。在这四年里，医生待她客客气气、彬彬有礼，一如当初。起先她担心医生会重提旧事，或作今昔对比。后来她才明白医生不咎既往，只重现实表现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她发挥自己的才能，实现自己的抱负。人生在世，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。每次遇到问题，她总请教史蒂文斯医生，而医生总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同她推心置腹地恳谈。最近她一直想告诉他切克与她之间的关系，并征求他的意见，但是一拖再拖，拖到今天还没有同医生商量。医生待她这么好，她愿为他赴汤蹈火，她愿把身子献给他，甚至为他而献身……总之，她要医生引她为荣，把她当作骄傲，为她自豪。

眼前这两名刑警要见医生，使她非常纳闷。

麦格里维有点不耐烦了。“喂，小姐，怎么着？”

“医生关照过，在他治疗病人的时候，不许打扰他。”卡罗琳解释。突然她注意到麦格里维的眼神，便说道：“我给他打电话吧！”她拿起电话，按了一下内部通话机，隔了半分钟，传来医生的声音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两位刑警要见你。”

她原以为医生会紧张、害怕，但是医生的声调仍像平时那样平静、沉着、镇定。“让他们等着。”说完就挂断了。

自豪感油然而生，卡罗琳顿时感到骄傲和快慰。这两个家伙可以吓唬她，但吓唬不了史蒂文斯医生。她壮壮胆，带着挑衅的口吻说：“你们二位听见医生的话了吧？！”

“病人在里边要多长时间？”安吉利问。

卡罗琳看了一下桌子上的钟。“再有 25 分钟。这是最后一个病人。”

麦格里维和安吉利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。“没法儿，我们只好等吧。”麦格里维叹了口气。

两个刑警坐下。麦格里维直打量卡罗琳。“看你脸熟。”

卡罗琳才不上他的当哩。她知道这老小子在套她的话。人人都说，干我们这一行的长得都差不多。”

卡罗琳说得真准，25 分钟后，只听得直通走廊的旁门“咔嚓”一声，再过几分钟，医生出现在门口。看见麦格里维，他犹豫了一下。“我们见过面，”他说，却想不起在什么地方。

麦格里维冷淡地点点头，脸部毫无表情。“唔，是呀。本人叫麦格里维。”指指同来的警员：“法兰克·安吉利。”

医生同安吉利握了握手，说道：“咱们到里边谈吧。”

两人随医生走进私人办公室，顺手把门关上。卡罗琳目送三人进去，心里直犯嘀咕，到底什么事劳这二位登门拜访。那个大块头看来对史蒂文斯医生怀有敌意，不过，这也许正是他天生的魅力。卡罗琳无心深究，因为当时她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衣服——被汗水浸湿的衣服，她得送去干洗。

杰德的私人诊所布置得像法国乡间别墅的起居室。没有桌子，只有几把安乐椅和茶几，每个茶几上都有古色古香的灯具。地上铺着一块图案精致的地毯，房间的一角放着一张长榻，玫瑰红色的罩套，显出吻合人体弯曲度的形态。给人以舒适的感觉。麦格里维老练的目光四下一扫，墙上没有文凭、证书之类。但是，来诊所之前，他在局里已查看过医生的材料。其实，只要医生本人乐意，完全可以文凭、证书布满四墙，这对他一点都不难。

“我还是第一次进精神病诊所，”安吉利不加掩饰地说。“我真希望自己的家布置得像这儿一样。”

“这儿的气氛有助于病人放松。”杰德从容不迫地说。“不过，我是精神分析学家，或者叫心理分析专家，不是精神病医生。”

“请问，”安吉利说，“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有什么不同？”

“当然不同啦，这儿每小时收费 50 美元，”麦格里维搭腔。

“我这个伙计没有见过什么世面。”

伙计！这使杰德猛然想起一件往事。四年前，也许五年前，当地一家专门卖酒的商店遭抢劫，麦格里维在枪战中挂彩，他的伙计不幸中弹身亡。小流氓阿木斯·齐佛伦因此受到逮捕。齐佛伦的律师以当事人精神失常为抗辩的理由，请杰德作专家鉴定，检查结果发现齐佛伦身患严重麻痹性痴呆症。根据杰德的证词，齐佛伦免于死刑，被送进精神病院。

“哦，想起来了，”杰德说道。“齐佛伦案。你中了三颗子弹，你的伙计被击毙。”

“我可记得你，”麦格里维说道。“你把凶手放了。”

“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我们要了解一些情况，”麦格里维朝安吉利点了点头，安吉利就开始笨手笨脚地解那包东西。

“请你认一件东西，”麦格里维不动声色地说。

安吉利把包解开了，举起一件黄油布雨衣，问道：“这件雨衣你见过吗？”

“像是我的雨衣呀！”杰德惊奇地说。

“不错，是你的，至少上面印着你的大名哩。”

“你们在什么地方捡到的？”

“你认为我们在什么地方捡到的？”这时两人的脸部表情变得严肃起来。

杰德注视着麦格里维一会儿，从近处茶几上随手拿起一只烟斗，不慌不忙地往锅里加烟丝。“还是请二位直截了当地说吧，”他心平气和地说。

“医生，我俩就是为这件雨衣来的，”麦格里维说。“既然是你的雨衣，怎么会跑到外边去了？”

“这没有什么神秘的。今天早晨出家门的时候正下着雪。我的雨衣还没从干洗店取回，所以就穿了这件黄油布的雨衣，平时去

钓鱼时才穿它。今天早晨有个病人来就诊，没有带雨具，临走的时候，雪下得正大，我就把油布雨衣借给他穿走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觉得事情有些不妙。“他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谁出了什么事？”麦格里维追问。

“我的病人——约翰·汉森。”

“算你说对了，”安吉利说，语气温和文雅。“汉森先生不能亲自归还雨衣了，因为他已死了。”

“死了？”杰德感到莫大的震惊。

“有人在他背上捅了一刀，”麦格里维说。

杰德直愣愣地瞪着麦格里维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麦格里维从安吉利手中接过雨衣，把它转过来，正好让那可怖的刀口冲着杰德。雨衣背部布满暗红色的血迹，杰德立时感到一阵恶心。

“谁会杀害他呢？”

“医生，我们正希望你能说出谁是凶手，”安吉利说。“有谁比替他治病的医生更知情的呢？”

杰德摇摇头。“什么时候出的事儿？”

麦格里维答道：“今天上午11点钟，出事地点在莱辛顿大街，离你的诊所大约一个街区。当时准有不少人看见他倒下去，可是大家都匆匆忙忙回家准备过圣诞节，所以没有人理会他，他就躺在雪地里流血死去。”

杰德的手紧紧挤压茶几边缘，压得关节发白。

“今天上午汉森什么时候到你这里的？”

“10点钟。”

“通常治疗一次多长时间？”

“50分钟。”

“看完病，他马上就走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因为在他之后还有一个病人候诊。”

“汉森是从接待室出去的吗？”

“不。病人进来时通过接待室，离开时走那个门，”杰德指了指通向走廊的私人办公室门。“这样，病人互不照面。”

麦格里维点点头。“这么说来，汉森打从这儿出去后几分钟就遇害了。请问，他找你看什么病？”

杰德犹豫了一会儿。“对不起，我不便谈论医生和病人的关系。”

“有人谋杀了你的病人，”麦格里维说。“你也许能帮助我们抓到凶手。”

杰德没有立即答话。他的烟斗灭了，他不慌不忙地重新点燃。

“他找你看病有多久了？”这次问话的是安吉利。他俩不愧是训练有素的警员，配合得十分默契。

“三年了，”杰德回答。

“他有什么问题？”

杰德又迟疑了一下。当天上午约翰·汉森的形象立时浮现在他的眼前：兴奋、激动、满面笑容、重返自由的喜悦。“他生前曾经是同性恋者。”

“看来是一起桃色案件，”麦格里维带着挖苦的口气说。

“请注意，我是说他曾经是同性恋者，”杰德说。“但是，经过三年治疗，他全好了。今天上午我对他说往后不必再来了。他正准备与家人团圆，他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。”

“什么，搞同性恋的人有妻子和孩子？”

“这种情形很普通。”

“说不定他的相好之中有一位不愿跟他断绝关系，于是两人打了一架，那位朋友盛怒之下，给他背部捅了一刀。”

杰德思索了一下，颇有主见地说：“有这种可能性，但是我没法相信。”

“为什么没法相信？”安吉利紧逼。

“汉森已有一年多不跟那些朋友来往了。我认为拦路抢劫的可